

外史

十一

				和書門
			二五五	
		一三三	六	
	一六	架	函	類
	冊			

庫	文	閣	內
四		四	和
函		二五五	書
七	一六	五	
架	冊	六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42556
冊數	16 (7)
函號	140 113

史傳載紀

新刊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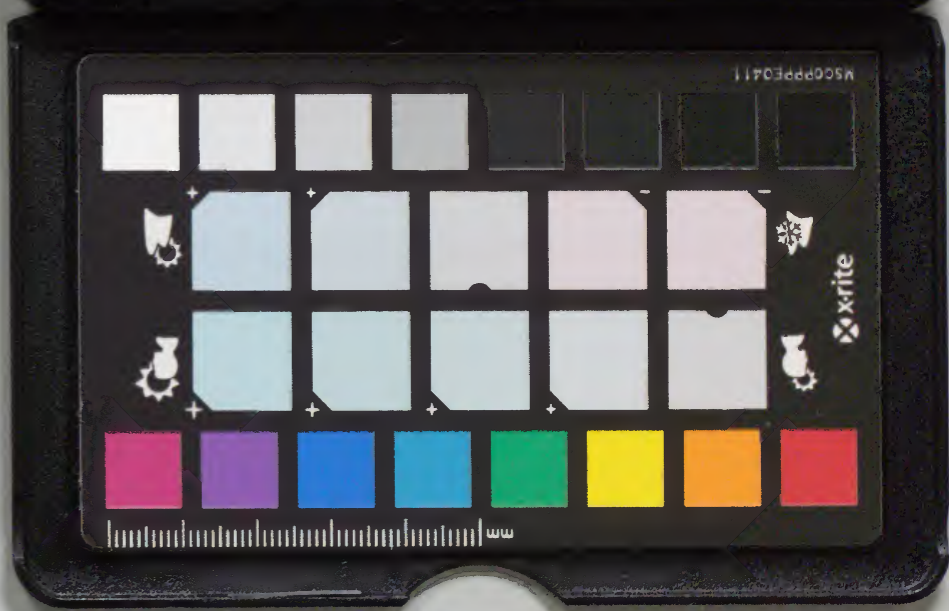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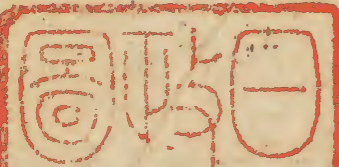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
為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
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
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
陣法匡房曾孫為廣元廣元佑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
天下以其薦為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
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為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
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



日本外史卷十二

一

為左近衛將監食相模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
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為
八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
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
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為足利氏將高師泰所
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
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
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
氏令武田氏吉良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
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
與小早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

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躡濊保
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比髻鬣詰嚴島
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
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
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
元既為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
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
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
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
心自負焉元就為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
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

編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
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
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
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
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
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
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
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
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
和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
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

戰而外元就起扞其遺日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
壬辰子紇久攻大內氏將赤田信友于鏡山元就奉幸松
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
角以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誼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冶
某取富田城轉畧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也
居扇防山口爲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
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
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
嗣家臣聚議選於羣叔以元就爲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
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
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

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所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任右馬頭爲祿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信直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西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

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卻宜以是時奪爲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青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冒山吾與穴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吾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聞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穴

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
突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
黨忿北兵敗輒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
我軍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
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
陣大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
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柵以
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
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
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
祖騎渡劫川况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

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
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後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誅柁原景時子孫以
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與經嬖大鹽某其下皆
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
外孫可爲以爲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
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爲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肥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
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
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爲
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精於部少輔豪爽善用兵

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
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
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
無匹村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
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
信直必感其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
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
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
元元春隆景赴山口後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
隆房與元春約為兄弟後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
而明人常互市焉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

長嘗愛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
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日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間
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既死隆房與
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卻結杉重政音景隆時內藤興盛
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
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
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三臣交刺死二十年八
月隆房遂反攻山口後隆走法承寺其兵皆浪前關白藤
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
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
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

全姜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第義長爲主曰重政隆時姤
武仕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繫使人來
說元就黨已啗以佐東郡元就却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
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
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况
有是乎諸將曰彼凶殘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
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
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
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二千人擊走
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
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鄉導攻鹽田爲資降之

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從誅陶
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
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
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
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耶賢者所弑臣元就
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
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
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
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讐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
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
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

賢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欵晴
賢族誅興房遂徵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
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
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半地不可克也
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
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
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數
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旣而聲言吾悔
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
計莫大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
二萬戰艦于涂艘至岩國義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

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忠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
其後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
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屨
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
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
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斐
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
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欵約俟元就
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
圍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
烏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

光天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
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
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
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
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
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
能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
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任問城中消息賊四鑿
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
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
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

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
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舩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旣濟返
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崗背隆景別率伊
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
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碎船而達稍稍上
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
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者
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過也
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
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墜包以殘兵百餘棲窟
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

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我迎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河郡至上關杉重輔為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炸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二年二月元就將萬騎發岩國命士卒人持簣與席以傳城下投簣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屢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垣石川岳元

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内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周防長門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鶴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鶴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卻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内氏地遂圖尼子氏

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
元就亦爲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
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
與經貞啣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
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
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女豈知之乎經貞媿
讓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
讎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
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
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
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

子行卽位禮元就獻金物助資焉詔以元就敘從四位下
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
出雲軍于赤宍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爲先鋒縱火岩坂常
光負功汰虛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
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隆將
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瀉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
七里建爲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
講書於軍中以示據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
爲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
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
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

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撤守歸覲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攬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貫要而饗之疾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人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畷山礮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闕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水于

斗滿注馬足我望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右佐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

家親拔大江丸就乃起石原龍山寺二十塞以環富田謀
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母使一人遁已而度糧
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
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款於我九年
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
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
藝長田丸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
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内尼子二
氏也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
命二將畧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守都
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守都宮豐

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人
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撈
豐綱軍于柳原乃令穴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
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貫于嚴島
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
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
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方攻龍
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
萬機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攜輝元往長門通
爲聲援尼子氏遣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
索故尼子誠久子爲僧者爲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

隱岐十二年六月入山雲取新山未次攻富田大野隆重
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
而誘隆重隆重謀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
勝久延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送致
成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内義興庶兄輝
弘萬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鵠峯元就命班外
帥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爲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
人質使其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峯逐輝
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
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津山戍兵擊大波之元春攻末

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
八月元就患癘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疾篤輝元請
遺言元就曰女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
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
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卽同
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
於前世人毛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
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
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誡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
其上汝汲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計哭泣
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

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
出降偽疾白厠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
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
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
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
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
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爲和
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
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欲
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
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走紀

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
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
家親爲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爲浦上氏將終篡其
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
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
告元親通織田氏穴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
于松山滅之元親家穗田氏前爲直家所滅於是使元
就第五子元清爲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
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
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水津川能島來
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三大艦納糧而還先是

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
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
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
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
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
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
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
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
其五千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
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
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

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
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允戮力陷上月然後分
進求上爲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
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
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斬斷
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
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
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
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謀隆景隆
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
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十三萬而已

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驚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求兵不能人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遁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聞兒請即席誅之杉原

盛重又計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屢屢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且日外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龜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梗

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躡
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
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
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
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
救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
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
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
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尋復
輔輝元東伐援備中忍山十二月伐餽讓三木者襲殺敵
壘將谷備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收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

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
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
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
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檜
撥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
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
去或兵皆叛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
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
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
走之奪秀吉馬標狀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
斬其使者投尸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

國兵四成疆土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
春曰烏取吾管内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
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九山
為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
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
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
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
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為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
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覲之乃與信誦元春元春方釋甲
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
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

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
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
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
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
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
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人備中攻高松城引甲
部刈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赤戶收板數百枚造舟
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
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烏
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為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
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

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
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
五月白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
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旦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
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倣一隊將之爲乎元
春回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
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
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
三澤爲虎通欵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廂山絕
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

戰旣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欵信
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
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其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
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籍手而去惠
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
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末近乘
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
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
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
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旣而有告曰信長爲明魯
光秀所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

也淨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
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歎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
虎乃誅之輝元旣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
七月隱岐經清弑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
子經清出已子甚立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歎信長清家弗
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通敵臣誅之
元春不信甚五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
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
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
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
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

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
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
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
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
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
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
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
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
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
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
前元春羞爲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敘

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
 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
 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開津下障子
 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瘥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
 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
 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
 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
 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迎戰弗
 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
 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日元長道病
 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惡者有退居之志

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
 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
 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土
 民稔開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
 倣下野足利學校建學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
 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
 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
 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
 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
 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
 以為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

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聞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與吉田隘狹城于己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

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砦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太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敗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

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陞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屢以身免遂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屢百餘人如松入開城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羣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晋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曰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

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其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為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為秀吉女

婚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
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讒間不
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况
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
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没十二月明兵圍我將
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
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旣而果走廣
家以千餘騎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闕器返戰廣家縱
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幟者
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
贈吾號乃手取其背旗馬蘭繪之廣家號名益著秀吉欲

大賞之俸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
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
並稱五大老共輔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
饗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
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
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
輝元曰秀賴幼駿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
伐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
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

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
部盛親長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
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
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
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
東軍况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
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
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吾降者
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
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
說曰諸將爲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

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
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俟
輝元東軍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
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
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
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
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
我舉鋒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
我意分兵常南宮而進陣挑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秀
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斯須忘秀
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使

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欲
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
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爲
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殮故失戰期
世人伸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殮是時秀秋在松
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
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
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
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
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
要而饗之秀元有警力佯醉劫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

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
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
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
安藝守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
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
不可遽加讓劑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
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
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
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關吉川氏來
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
與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

者度不可脫隔與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爲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爲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媿猶何見疑願爲先鋒效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承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片州舊臣上下其困

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女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從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爲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爲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也收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一萬石豐臣氏曾孫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五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選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爲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

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
蓋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
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爲先鋒推
子爲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之
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
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
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
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夫室町之時
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羣兒鬪暗中喧呶歐擊一什一起
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幾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

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
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
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賦之事四
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
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
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懼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
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
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
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
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况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
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

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
言其智畧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
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
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
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
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
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
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
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
原宜乎其制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
就父子之高義哉

